

# 学精了技艺也传承了精神

## 如何变换,人永远是文物修复领域的核心



清乾隆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纹辅首尊修复前破损的样子。

瓷器修复的步骤:清洗、拼接、补缺、找平、做色上釉、纹饰恢复、细部处理和局部做旧。



清乾隆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纹辅首尊修复过程中的样子。



清乾隆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纹辅首尊修复完成后的样子。

### 对话

#### 要修复文物 首先自己要热爱文物事业

1

青年报:作为上海博物馆最年轻的一代文物修复师,您为何会选择这样的一份职业?当很多青年人都在追求时尚潮流的时候,您如何适应这份需要付出巨大艰辛的工作?

戴维康:我虽然在上大美院学的是艺术史,但我对文物修复一直抱有很大的兴趣。而且意大利最著名的文物修复中心的负责人据说也是一个历史学家,历史学家也是可以进行文物修复的,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应该说,文物修复是一件需要耐得住性子,是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。如果不这样,就根本没有办法展开文物修复。这对很多人,尤其是青年人是一个考验。但是我很享受文物修复的过程,并没有太大的困难。这可能与性格有关。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,要修复文物,首先自己要热爱文物事业。

2

青年报:瓷器修复工艺众多,环节复杂,您觉得哪些环节是最重要的?您是如何把握的?

戴维康:若论传统修复,瓷器的修复和青铜器的修复环节上差不多。但是现在也提倡保护性修复,也就是可鉴别修复,强调修复完成的文物具有真实性、可逆性和可识别性。这样,在展开修复之前,对文物进行研究,建立档案,制定修复方案等环节就很重要了。因为这些前期的工作直接影响文物修复的结果。

3

青年报:上博在瓷器修复技艺上的传承工作有些什么特点?

戴维康:上博有很好的修复技艺上的传承。我的师父卜卫民是上博第四代瓷器修复师,我是第五代。这些年师父手把手地教我,让我对文物修复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。当然,这种传承不仅仅是修复技艺上的,老师还会传承我们一种修复师的精神。就是并不是固步自封,而是时刻对前沿的修复理念保持开放的心态,在不断的与时俱进中提升自己的文物修复素养。

4

青年报:您觉得“可鉴别修复”的前景如何?

卜卫民:文物修复方式的变换与观众的审美需求有一定的关系。比如观众喜欢看完美的文物,博物馆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,让文物知识的普及更有效地进行,“完美修复”就会多一点。但我一直觉得,我们的瓷器修复应该都是多元的,各种修复都要会做,都可以做得很好。其实,观众的审美也在不断地变换,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接受“可鉴别修复”,尤其是一些年轻观众。我相信未来“可鉴别修复”的空间也会很大。

我在  
上博  
修文物  
Masters  
In The Shanghai Museum



更多内容详见青春上海 News

